

# 大陸撤守前大專院校之校歌(一續)

陳如

## 前言

先總統 蔣公所著「民生主義音樂兩篇補述」中，論音樂與歌曲，為心理康樂之一端。嘗謂：「國家制定的音樂與歌曲，以國歌為首，受到國民的愛戴。各學校的校歌和軍隊裏的軍歌，都有重大的影響。」

誠以學校之有校歌，猶國家之有國歌，軍隊之有軍歌；其對青少年之精神教育，影響至為深遠，亦且為教育史上之重要文獻。離校已久之畢業校友，偶聞當年習唱之校歌，彷彿旅外之遊子，忽聞慈母之呼喚，令人低徊不置。

顧以大陸撤守前專科以上學校之校歌，時隔三十餘年，目前旅台校友未必均能保存無缺，徵集備感困難。如以國立英士大學為例，據悉其校訓為「大剛中正」，以先烈陳英士先生之誕辰（農曆十二月十五日）為校慶日，而其校歌，僅知「隱微不遠，跡象猶新。步亦步，趨亦趨，後起踵前塵」等五句而已。茲就近數月來續得之十二首，在東方雜誌彙刊一次，連前五首，俾暫告一段落；其間嶺南大學之校歌，係承旅美學人謝扶雅教授遠道寄來，尤為難得之至。其他各院校之校歌，日後復有收穫，容當設法續刊。

此外，承阮主編毅成惠示大陸撤守前中學校歌二則（杭州省立一中及新羣高中），因復連同積存同類之校歌五則，合計七則，一併列為本篇之附錄，蓋亦保存珍貴文獻之一端也。

## 三十九、南開大學

民國七年，嚴範孫、張伯苓自美歸國，發起創辦私立南開大學，翌年成立，建大學講堂於南開中學之南端，設文、理、商三科。九年，李秀山捐遺產五十萬元為該校基金，李組紳捐助經費，增設礦科。後購地於天津南郊八里臺，興建講堂及教師住宅。十三年三月，得美國羅氏基金團及袁述之捐款，添建科學館，九月遷入新址。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經前北京教育部立案。十七年，盧木齋捐建圖書館落成。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校舍被敵機轟炸，大部焚燬，奉部令與北京、清華兩大學同遷長沙，合組臨時大學。翌年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勝利後，復員天津，三十五年一月，收回八里臺校舍。五月，奉部令改為國立。三十七年多，平津淪陷，該校亦淪入鐵幕。校長一職，係由張伯苓先生一人擔任；惟三十七年十一月起，由何廉代理。十月十七日校慶。校訓為「公能」兩字。校歌係校

友唐際清提供，未署作詞及作曲人名，歌曰：

渤海之濱，白河之津，  
巍巍我南開精神。

汲汲浸浸，月異日新，  
發煌我前途無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純，  
以鑄以陶，文質彬彬。

渤海之濱，白河之津，  
巍巍我南開精神。

## 四十、齊魯大學

私立齊魯大學前身為山東登州之文會館，係民國紀元前四十七年由英國長老會狄考文博士所創設。民國紀元前七年，與青州浸禮會庫壽齡領士所辦之廣德書院大學班合併，改名廣文學堂，遷濰州。民國紀元前三十年，美國長老會叢會東博士設醫學堂於濟南，時英國浸禮會之武成猷、巴德順，亦開辦醫學院於青州，至民國紀元前五年，兩校在濟南合併，改為共和醫道學堂。同年美國羅氏駐華醫社將北京協和醫學堂學生三班，資送去濟，並撥贈巨款，擴充校舍設備，復經中國博醫會醫學委員會之建議，將金陵大學醫科、漢口大同醫學堂，相繼併入共和醫道學堂。至

民國六年，青州之神道學堂亦移至濟南，嗣新建校舍，將廣文學堂遷入，合醫學神學而易名為齊魯大學。民國十二年，北京華北協和女醫學院，又併入該校醫科。十八年遵教育部規定，神學院脫離該校。二十年十二月經教育部核准立案。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發生，該校西遷成都華西壩復校。三十四年抗戰勝利，該校著手遷返，於三十五年十月復員，翌年秋始全部遷回濟南。三十七年，共匪亂，平津淪陷，該校部分南遷至杭州、福州。三十八年冬大陸撤守，該校遂淪入鐵幕。齊大校訓為「爾將識真理，真理必釋爾」。校歌未署作者，由校友張致祥提供，計三闕，歌曰：

(一)  
齊魯雄藩，燕吳縮鞞，泱泱大國風。  
鳩資任力，分科建學，規模締造弘。  
執教先事，求學先志，合作在分工。  
願我同校，師生協力，為國造英雄。

(二)  
合群以倫，息爭以義，汲外以存中。  
灌輸新知，發揚科學，實是忌談空。  
執教先事，求學先志，合作在分工。  
願我同校，師生協力，為國造英雄。

(三)  
無恃春華，恣為玩愒，備用養端蒙。  
啓導民言，宣勞國事，華風啟大同。  
執教先事，求學先志，合作在分工。  
願我同校，師生協力，為國造英雄。

### 四十一、河南大學

民國十一年，河南省教育廳就省立預備留學歐美學校原址，籌辦中州大學，翌年成立，設文理兩科。十六年再歸併省立法政、農業兩專門學校，改為農法兩科，校名改為開封中山大學。旋復改稱河南省立中山大學。十七年添設醫科。十九年秋，易名為河南省立河南大學，經教育部備案。二十七年抗日戰爭起，河大播遷，歷雞公山、鎮平、嵩縣潭頭鎮。三十一年改為國立。三十三年春，再遷浙川荆紫岡，翌年復遷陝西寶雞武城寺，國立黃河水利工程學校亦併入該校。三十四年抗戰勝利，翌年遷回開封，增設工學院。三十七年共匪全面創亂，開封危急，該校南遷蘇州。未及一載，京滬先後淪陷，該校遂亦淪陷。校慶為十一月二十七日。校訓採用「禮義廉恥」四字，未另自訂。校歌係校友侯傳勛提供，由陳梓北作曲，作詞者不詳，歌曰：

嵩嶽蒼蒼，河水泱泱，  
中原文化悠且長。  
濟濟多士，風雨一堂，  
繼往開來揚輝光。  
四郊多壘，國仇難忘。  
三民是式，四維允張。  
漪歟吾校永無疆，  
漪歟吾校永無疆。

### 四十二、貴州大學

民國三十年一月，教育部陳前部長立夫蒞黔

視察，決籌設農工學院於貴州，擇定貴筑縣花溪鎮為院址。三月成立先修班，八月招考農林、農化、農經、土木、礦冶、電機六系新生，十二月開學。三十一年七月，行政院決議成立國立貴州大學，於農工學院外，增設文理、法商兩學院，八月正式成立。三十二年夏，將工學院移設安順縣。三十三年春，農工學院分立。是年冬，敵犯黔南，該校疏散遵義。三十四年春，倭寇退，復回原址上課，工學院同時遷回花溪。花溪鎮校址，東至貴惠公路，南至楊家大山，西至水渠，北至葫蘆山，佔有荒山約二千餘畝，耕地五百九十八畝。三十八年，共匪侵筑，該校遂淪入鐵幕。以十二月二十日校慶。校訓「堅毅篤實」。校歌係校友杜其本提供；由張廷休作詞，費培傑作曲，于世沅和聲。歌曰：

學府起黔中，  
正神州鼎沸，海嶠雲紅。  
既披荆斬棘，水鮮藻馥，此地貯潛龍。  
堅毅篤實，吾校之風。  
撥亂世，反之正，來吾道夫先鋒。  
登麟山，眺望旭日方東。  
看花溪銀浪，霑潤無窮！

### 四十三、嶺南大學

民國前廿四年，美國基督教人士創設格致書院於廣州沙基。十二年後遷澳門，更名嶺南學堂。嗣於河南康樂購地二百畝，創建校舍，於民前八年由澳遷回，是為該校成立之始。民國五年，文理科大學完成。十年成立農科大學，收用大學

四周山地為校地及農場。十二年，獲潮安農場地一萬數千畝。十六年，收歸國人自辦，成立校董會，並改名為私立嶺南大學。改文理科大學為文理學院，農科大學為農學院，十七年設商學院，十九年設工學院，同年七月經教育部立案。二十五年添設醫學院，為紀念 國父學醫及革命策源地，因定名為孫逸仙博士醫學院。二十七年廣州淪陷，該校遷香港復課。三十年冬香港陷敵，該校復遷曲江仙人廟。初因設備關係，醫學院，理工學院學生分向中醫學院及中山大學借讀，迄三十二年規模漸復。三十四年春，曲江陷敵，該校再遷梅縣。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乃返廣州康樂原址復課。康樂校址面積一千八百餘畝，校舍凡七十九座。三十八年十一月，廣州陷匪，該校遂亦淪入鐵幕。

嶺南大學校訓，據謝扶雅教授所著「生之回味」一書中之記載，乃第一任校長鍾榮光所親書，懸諸禮堂右壁，詞曰：「今之學者為人」。蓋脫胎於論語，反其原意，指出現今為學，當謀服務人，而非斤斤於守身自得。其中英文之校歌，亦由謝教授自美寄來，惠書中謂：「當年學生輩所唱，自為中文，但此中文，係由一、二教授，依美國某校歌而酌譯以成者」，計二闕，茲錄誌如次：

嶺南大學校歌

(一)

平原廣濶，曠近目前，江水流其間。  
群邱遠繞，恒為障護，奮前莫畏難。  
母校屹立，風波不搖，佳氣承遠方。  
地美人娛，乃祖所賜，愛保兩勿忘。

(二)

韶光幾度，花娛鳥樂，飽受春風雨。  
使我樂輸，黃金時刻，基你高聲序。  
當前百事，待儂擔負，不怕半途廢。  
壯我胸懷，得如昔在，母校光風裏。

ALMA MATER SONG

1 Broad the plain before us reaches,  
Calm the tides inflow;  
Far the mountains ever guard us,  
On in strength we go.  
College Mother, calm, thou standest,  
Given from afar;  
Wondrous land our father's gave us;  
True to both we are.

2 In thy care bright years are bringing  
Joys in happy throng;  
To thy life these years we're giving  
Gladly as this song.  
In the years and strife before us  
Never shall we fail;  
Courage then as joy thou'll give us;  
ALMA MATER, hail!

四十四、江蘇學院

江蘇省立江蘇學院，原名蘇皖聯立臨時政治學院，由第三戰區顧司令長官祝同創辦，並兼院長，院址初設福建崇安武夷山麓之萬年宮。於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始業，十二月十二日舉行開學典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公特頒訓詞，勗勉有

加。三十年八月，改稱蘇皖聯立技藝專科學校。三十一年夏，遷校福建三元。嗣經教育部令准，於三十二年八月，改為四年制之江蘇學院。三十五年四月，校址遷往徐州。設置中文、外文、歷史、數學、經濟、法律、機械工程、數理等八學系，附設社教專修科及先修班，先後任院長者，為戴克光、徐植民、徐鎮民等三人。三十八年五月淪陷。以十二月十二日校慶。校訓為「公誠」兩字。校歌由校友季西園提供，作詞及作曲者不詳，歌曰：

淮海維揚，至德肇邦。三吳文物溥且光。  
延陵禮樂言游學，綿綿聖業遠彌彰。

惟學有繼，載誕南疆。旅吉復亨，順時有常。  
修文治經，叙疇攻工。天人觀化，盈科成章。  
克己致公，復禮存誠知類強，立道用臧。  
勉矣休哉，德藝無疆，震澤蕩蕩長江長！

四十五、福建學院

私立福建學院之前身，為私立福建法政專門學校，創辦於民國前一年，民國三年經北京教育部認可。十四年八月改組為福建大學；嗣因閩省另有籌辦大學計畫，於是仍辦專校。十六年七月，適福建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奉令停辦，原有乙丙組學生，由福建省教育廳移歸該校收容。十八年，該校改組為私立福建學院。二十一年七月，經教育部核准立案。院址初借福州白水井劉氏家園。二十七年十月，疏遷至閩清十六都白雲渡，以王氏巨宅及陳氏祠堂為臨時校舍。三十年四月，福州陷敵，該院復遷至浦城大同鄉，借用詹氏

祠堂。翌年六月，福州經我軍克復，該院遷返白雲渡原址。三十四年夏，該院遷回福州。三十五年改建三樓大廈，為紀念創辦人劉崇佑（崧生）、林長民（宗孟）兩氏，定名宗孟崧生紀念堂，於是年十二月落成。三十七年度該院設有法律、政治、經濟、銀行會計、工商管理等五系。三十八年多福州陷匪，該院遂亦淪陷。四月六日校慶。校歌由校友劉志成提供，作詞及作曲者未署名，歌曰：

烏山白水，脈遠流長，  
響舍在中央。

東南俊彥，踴躍一堂，  
學業進無疆。

智仁且勇，淬礪發揚，  
蔚為民族光。

猗歟吾校，群策贊襄，  
滋大兮永昌。

#### 四十六、浙江警官學校

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浙江省政府成立警官學校，由民政廳長朱家驊兼任校長。厥後繼任校長者，有施承志、王固磐、趙龍文等。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併入中央警官學校。校歌由校友周開福提供，歌曰：

鳳凰山麓英才萃，  
訓政時期養成警衛。

黨義研深學術文明猷。  
精心勤務，慎事，廉操守。

指導人民趨正規。

要精神無畏，要精神無畏。

#### 四十七、中央警官學校

民國二十五年，領袖 蔣公為統一全國警官教育，決將內政部警官高等學校與浙江省警官學校合併，改組為中央警官學校。蔣公俯兼校長，下設校務委員會，以戴笠（兼主委）、王固磐、趙龍文、李士珍（兼教育長）、鄔裕坤等為委員。於二十五年九月一日正式成立，迄今四十四年，人才輩出，蔚為國用。三十七年行憲，蔣公辭校長兼職，由李士珍繼任。厥後長校者，為陳玉輝、李睿、樂幹、趙龍文、梅可望、李興唐。自隨政府遷臺後，於五十年經教育部核准，由本科第一屆改制為四年教育，各學系畢業生授予學士學位。五十三年七月，核准設立二年制專修科。五十七年核准設立研究所，研究生依法通過考試後，授予碩士學位。九月一日校慶。校訓為「誠」字。校址初設首都，現址在桃園縣。其校歌歌詞為：

大江浩浩，鍾山崇嶺。  
以建吾校，多士肅雍。

精研警學，矯正民風。  
國家是衛，領袖是從。

竭誠以赴，責在吾躬。

#### 四十八、東北商船學校

東北商船學校校歌，係承國立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校友會提供，歌曰：  
東北天府地，瓊約喪航權。

數十載，俄人藉口操縱據優先。  
而今視看松江上，中華國旗鮮。

乃我先達先覺，幾經艱難，艱哉難哉！

大力挽狂瀾，艱哉難哉！

大力挽狂瀾，前途事業尚無限。

責在我青年，飲水思源其勉旃！

#### 四十九、湖南大學

國立湖南大學，位於長沙之嶽麓山，係承北宋時所創建之嶽麓書院遞嬗而來，距今已有一千餘年校史，為全世界歷史最久學府之一。該校係就原有之工、商、法、三專門學校改組而成。民國十五年二月，省立湖南大學成立，設理、工、法、商四科。十六年四月，省府明令取消湖南大學，僅留理工兩科，更名湖南工科大学。十七年四月，省府決議恢復大學，設文、理、工三科，八月經教育部備案。十八年八月，改科為院。二十六年七月，部令改為國立。二十七年十月，武漢淪陷，該校遷至辰谿，以龍頭壩為校址。三十年三月，改文學院為文法學院。三十四年八月，文法學院分立為文學院、法學院。同月，日本投降，該校遷回長沙嶽麓山原址復課。三十五年八月，部令接辦國立商學院，增設商學院。三十六年三月，部令改為國立嶽麓大學；嗣復准維持湖南大學原名。該校共有文、理、法、商、工五學院，造就人才甚眾。三十八年夏，長沙陷匪，該校遂亦淪入鐵幕。二月十五日校慶。校歌由校友友

嘉謨提供，未署作者，歌曰：

麓山巍巍，湘水泱泱；

宏開學府，濟濟踴躍。

承朱張之緒，取歐美之長，

華與實兮並茂，蘭與芷兮齊芳。

振我民族，揚我國光。

振我民族，揚我國光！

### 五十、金陵大學

金陵大學原由美國基督教各教會在南京所設漢文書院等校合併組織而成，民國紀元前五年，始稱金陵大學，設文科、師範科、國語科及附屬中學。民國三年，設農林科。又初期曾設醫科，一度停頓，旋東方醫科大學歸併於該校，因得恢復為大學本科之一部。民國六年，改設醫預科，另創鼓樓醫院。民國十年，改文科為文理科。十一年秋，設農業專修科。十五年秋，設國文專修科，十六年成立新校董會，推選國人為校長。十七年呈准立案。十九年，改文理科為文學院、理學院，農林科為農學院。二十六年抗戰軍興，遷四川華西壩。二十七年，與教育部電影教育及播音教育兩委員會合作，設立電化教育專修科。二十八年，部令委辦汽車專修科及園藝職業師資專修科。三十一年，部令與華西協合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合辦英語專修科。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三十五年五月，師生復員，九月在京開學。學校校址在南京鼓樓，全校面積佔地二千三百四十畝，建築物頗多。三十八年四月，首都淪陷，該校遂亦陷匪。校歌由校友楊志偉提供

，未署作詞及作曲人名，歌曰：

大江滔滔東入海，我居江東。

石城虎踞山蟠龍，我當其中。

三院嵯峨，藝術之宮，文理與林農。

思如潮，氣如虹，永為南國雄。

### 附錄：大陸撤守前中學之校歌八則

#### 一、國立中正中學校歌

民國二十八年，駐節廣西全州之陸軍第五軍政治部，成立軍人子弟學校。翌年日寇犯浙之金華，學生流入桂者不在少數，教育部指令廣西省教育廳設法收容就讀。經部廳雙方協調，遂將該校改為「國立中正中學」。翌年因戰局關係，該校輾轉撤往都勻、安順，而至昆明復校。三十八年十二月，盧漢投匪；該校師生突圍，撤入滇緬邊區。該校男生猶多服役軍旅，戰志昂揚；女生多為軍人之妻，教育子女成材，蔚為國用。該校羅校長石圃近撰「桃李情深」一文，載於六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副刊。茲誌其校歌如下：

抗戰要新軍，建國要新人。

我們的學校，在抗戰建國的大時代裏誕生。

我們是一群小軍人，也是一群新中國的小主人。

我們的父兄在前方殺敵，

我們在學校努力陶冶學識，鍛鍊身心。

看吧！我們將使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像我們機械化部隊一樣，迅速前進，前進！

#### 二、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歌

浙江省立第一中學，設於杭州大方伯，其前身為清末之求是書院。校歌係校友沈价人提供，歌曰：

鬱鬱兮蒼蒼，

虎林佳氣場，

聖湖水碧之江黃。

躋躋兮踴躍，

瞻仰夫子堂，

龍飛鳳舞到錢塘。

道德文章，在苒幾星霜。

猛進！猛進！吾敢忘。

如雷霆之肝發，金石之堅剛，

願共中華萬歲長！

#### 三、浙江省立杭州高級中學校歌

民國十八年，浙江省立第一中學高中部與商校合併，改組為浙江省立杭州高級中學，由浙江大學校長蔣夢麟兼任校長，設文、理、師範、商等四科，附設師範訓練班。五月五日校慶。校歌由校友周開福提供，歌曰：

人文蔚錢塘，多士躋踴趨一堂。

學共商，道分場。

進德修業之梯航，樹人樹木堪同況。

翠柏夾道兮，永相望

勵我學術，拓我荒。

願與世界相頡頏，黽勉黽勉期勿忘，

發揚三民主義為國光！

#### 四、浙江省立寧波中學校歌

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其前身爲甯波府中學堂；後改稱爲浙江省立寧波中學，其校址在鄞縣南郊，甬江之濱。設高、初中部，高中分普通、師範兩科。校歌由校友周開福提供，歌曰：

泱泱越國古明州，  
門對大江流。

菁英繼起，德藝兼優，  
學海任遨遊。

須猛進，莫回頭，

時光不我留。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努力邁前修。

#### 五、杭州私立蕙蘭中學校歌

杭州私立蕙蘭中學，爲一著名之教會學校，其校訓爲「誠勤愛」。校歌二闕，由校友朱暢鑒提供，歌曰：

(一)

如蕙之潔，如蘭之芳，耿介而繁昌。

吳山之高，浙水之長，歷久而彌光。

菁菁學子，來自遐方，決志在高翔。

學制更新，級分初高，三育齊發皇。

(二)

秉志基督，克誠克敬，身心健而康。

鞏我國基，揚我國威，億萬年無疆。

菁菁學子，來自遐方，決志在高翔。

學制更新，級分初高，三育齊發皇。

#### 六、上海華東聯合中學校歌

對日抗戰興起，京蘇杭一帶相繼陷敵，蘇州東吳附中、嘉興秀州、杭州蕙蘭、弘道等十餘校，紛紛停辦。至廿七年春，各校主持人集會於滬濱租界區，商定聯合復校計畫，並即付諸實施。該校定名爲上海華東基督教聯合中學，公推嘉興秀州中學校長顧惠人爲聯合中學校長，校址設於北京路江西路轉角之墾業銀行大樓八樓，自廿七年開辦，至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同日進入上海租界時停辦。(旋顧校長與部分教師、學生，由滬經杭，潛赴金華，再經贛閩，而抵贛州，與南昌教會所辦之青年中學合作，改稱爲「贛縣基督教聯合中學」。)華東聯中校歌，由校友朱暢鑒提供，歌曰：

神州莽莽起風雲，聯合中學始產生。  
同舟共濟古明訓，一堂相處如家人。  
聯合我們的能力，聯合我們的精神。  
向前邁進齊邁進，創造無限的前程！

#### 七、杭州私立新羣高級中學校歌

私立新羣高級中學，爲浙江行政學會同仁，於抗戰時期所設立，推阮毅成任董事長。校址初在永康縣之詩后，主旨在收容敵後及戰地流亡學生，予以接受中學教育之機會。抗戰勝利，遷至杭州，又推阮毅成兼任校長，在南山路新建校舍，面臨西湖，誠讀書之佳地。三十八年，杭州失陷

學校被迫停辦。校歌爲余越園(紹宋)所撰，訂三闕，歌曰：

(一) 汪洋學海，廣博無垠。今來求學，敢憚苦辛。躬行實踐，期作完人。羣策羣力，作新斯民。羣策羣力，作新斯民。

(二) 泱泱祖國，吾輩至親。欲求光大，舍學奚循。發揚蹈厲，期克艱屯。維新維羣，爲國之魂。維新維羣，爲國之魂。

(三) 新新我，今喜同羣。惟學是務，惟德是尊。與亡之責，端在一身。宏我新國，範彼羣倫。宏我新國，範彼羣倫。

#### 八、長郡中學校歌

湖南長郡聯立中學(含高、初中兩部)，於民國元年成立，由前國民參政員彭國鈞創辦，係聯合長沙、湘陰、瀏陽、湘潭等十二縣市捐資組成。抗戰時，由魯立剛任校長，一度遷往安化藍田；勝利後仍在長沙復校，校址位於城內之三府坪。歷年育才甚衆，馳譽遐邇。三月二十九日校慶。今年已屆七十週年，旅台校友會集會誌慶。校歌由校友伏嘉謨提供，歌曰：

雄傑古潭州，襟帶江湖據上游。  
舊是人才淵藪，中華興復，共道湘人多造就。  
四海盡同胞，況吾儕同郡，情聯意屬相研究。  
一班班作壯猷，一行行步伐遒。  
看長沙子弟，精神連五洲。  
凱歌聲，還相續。

## 八、霧香港

太平山頂的風球落下，就像往日重慶的空襲汽球一樣，颯風與敵機遠去，渺小的蟲蟻，又恢復了平時的寧靜。

世上沒有一隻懶惰的螞蟻，在這些日子裏面，田守維一直工蟻一樣忙碌着。第二天下午，他先替老太太寫好一封信，說他已經看到溫老頭的家書了，同時也把上海的情形告訴了母親，最後肯定地說：現在他不必再回上海了，祇等香港的事情辦妥，一個月之後，他就可以飛回重慶。

爲什麼自己限期一個月？這是他經過長久考慮的，金妮告訴他私家偵探的事，他想法泡製的話，丹佬小馬一定可以勝任愉快代他覓人。棉花小開究竟在日本幹什麼？他是不是想要躲債賴帳？還有，劉家在香港業務經營的情形，這些事，只有私家偵探才能打聽明白。小馬誇稱自己是通天教主，先讓小馬尋找這一類的門路，再有一個月時間，田守維認爲一定能夠料理乾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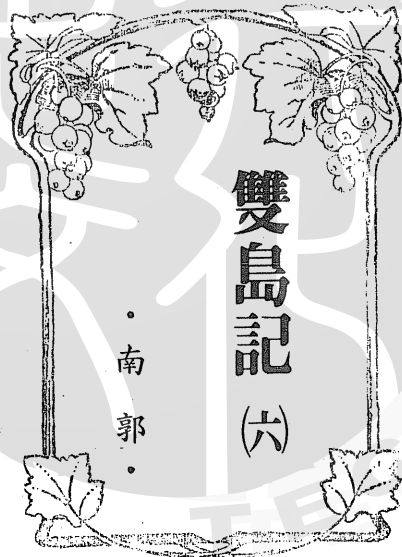
果然小馬不負所托，很快便替他尋到了對象，對方滿口應允，說是一個月之內必有佳音。平安家書寄出去了，爲了減少一點歉疚，田守維還湊了一筆錢灌給老太太，信後加上兩行，是要老太太多喫一些補品，還要挑選一件好的衣料，說是她送給阿錦的。

實際兩件事就是一件事，也是重要而令人心煩的事，辦好這些，田守維還剩餘下很多時間，螞蟻念念不忘的，就是汪老師和他所談的工作。

整整花了三天時間，他寫了兩篇不足兩千字

的文章，文章的內容，和頭一篇有着連續作用，一篇描寫土包子下江南的醜態百出，另一篇拿左傾文化人作對象，揭發他們助狼爲獐的罪行。這兩篇文章都不是憑空虛構，大部份的素材，由於田守維對他們早有不少瞭解，其中剩下的小部份，不外出自他的推理和判斷，因爲言之有物，所以寫得很是有聲有色。

文章分爲兩次刊登出來，汪老師頭一個叫好，於是兩人又有了共喝雙蒸的機會。



這一次，田守維的收穫更多，又在九龍旅社碰面時，他要汪老師加以指正，汪老師所談的，並不針對已經發表了的幾篇文章，而是怎樣繼續寫下去？和怎樣多寫一點更能叫座的作品？

田守維曾在江西參加過有名的五次圍剿，抗戰中後期又久居重慶，在這兩個階段當中，江西那一段，共產黨走的是梁山泊的強盜路線，殺人放火，打家劫舍，曾經留下了數不清的血淚罪惡。後一段完全相反，共產黨喊着「槍口對外」

全面抗戰」的口號，實際這也是他們反穿羊皮的詭計。「槍口對外」是單向行駛的，政府部隊都用在對付第一線的日本軍，八路沒有了再被圍剿的顧慮，於是便大事擴張，專心一志的發展自己的武力。汪老師告訴他，共產黨這種「假抗戰、真擴張」的陰謀，中國人差不多都不明白，多寫這一類的文章，等於就是撕下豺狼身上的羊皮，好讓大眾認清他們的真面目。

田守維坦白承認，他固然參加過這兩次大戰役，也知道不少關於這方面的事，但是，那都是局部的和片斷性的，如果想要寫成有系統的大文章，還得設法多找些資料。

這一次，是學生要求教書的，汪老師乾脆開出一張名單，名單上面有書店、有報紙和雜誌社的名字，還有一些已經出版了的書籍，麻麻密密足足寫了二三十行，汪老師一行一行說給田守維聽，那些報紙和雜誌站屬於狼的一面，扮演助狼爲獐的角色。那些人標榜態度中立，實際是在看風駛舵。其中有幾家是從大陸遷移過來的，但却是徹頭徹尾反共的；汪老師要他多看後面那一類的書刊，既可以從那裡補充資料，也可以向他們投稿。

這張名單就像一張圖畫，看圖識字，做學生的索性在每一行的上面作好記號，狼和獐的一類，狠狠加上一個紅色的大×，觀風駛舵的部份，畫了一個？號，屬於有志一同的一類，一連畫了兩三個藍色圓圈，紅藍有別，敵我分明，他認爲這是一份最重要的基本資料。

這一次他們談了不少話，也喝了不少雙蒸。

田守維一心希望做好這份工作，但又就心自己的學識和能力，最先他是想要多和汪老師接近，於是才打聽對方的住處，沒有想到酒精使人衝動，滿杯雙蒸之後，他想如果兩人能夠住在同一道，不但可以多向汪老師求教，而且自己也省下許多渡海的時間和車費。

田守維脫口而出說出了自己這個想法，但是汪老師答覆得很奇怪，他不是說不願意，也沒有說有什麼不方便，祇是嘴角掛笑的說「慢慢來」，「將來我們會在一道的」……

儘管汪老師當時語氣溫和，田守維感到的却是萬分愧悔，他覺得自己太冒昧了，冒昧就是幼稚，汪老師必定會對自己留下不好的印象。

這是一次冗長的談話，也是一次有意義的談話，它不僅影響了田守維的生活，也像一條鞭子，一鞭一痕抽在稻草人的身上。

從第二天開始，田守維認為他不再是稻草人了，他要做一名好學生，要在許多方面多向老汪學習。

首先要做的事，正像學生上課之前購買教科書一樣，按照汪老師的名單，田守維抽空選購了幾種雜誌，也從報販那兒訂閱了幾份報紙。課本有了，勤奮的學生開始埋頭苦讀，他嫌小房間的光線太暗，特地買好一大包洋燭留着，工作的時候便把洋燭點上。

早起的鳥兒有蟲喫，自後他就恢復了軍營裏的生活，每天黎明即起，那時報紙已經送到，他的頭一件工作，便是閱讀書報和雜誌。那些密密麻麻的小鉛字，就像樹枝上的小蟲蟻，這些食糧

補充下去，文章才會更加充實。

寫作的時間訂在晚上，這也是主要課程，田守維依從汪老師的指導，每一週最少寫上一篇，除了上海晚報之外，汪老師還鼓勵他多向別的報刊投稿，雖然田守維感到有些膽怯，但他仍舊嘗試了一次，他選擇一篇比較得意的，先複寫了一份留着，試着寄給一家頗有希望的雜誌，心想如果石沉大海，他還可以保留下的那一份交給小馬他們發表。

上午和夜晚都有工作，每天剩餘的時間還很多，這也是汪老師那一次說的，老汪說：一個人的生活應該多樣化，不能老是守株待兔躲在小房間裏面，沒有事的時候，可以多向外面跑動，同樣能夠尋覓到寫文章的材料。汪老師告訴他，因為戰局惡化，內地人都陸續逃難到香港來了，有的尋找親友，有的流落街頭，有人露宿在平台和騎樓下面，也有年強力壯的私鑿了「霸王屋」，這些人跋涉關山，多的是血淋淋的經驗。他勸田守維多到黃大仙、調景嶺去看一看，過去這群人遭受過野狼的迫害，現在却是生活的拓荒者，多和這些人接觸，對於捕狼的大事業來說，有着取之不盡的好寶藏。

田守維懂得老汪的用意，「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真實的生活體驗，更能獲得讀者的取信。再說，他自己認為只是一名啟蒙的小學生，除了寫作方面需要多加學習，更重要的另一點，是要多作認識狼的工作。

每一天三門主課，生活自然變得規律充實了，在這將近一個月當中，田守維寫了好些篇短文

，選在上海晚報開了一個專欄，標題就叫「獵人日記」，那是屠格涅夫「獵人日記」的變稱，內容全是關於獵狼的文字。至於下午那段時間，他先從報攤上買了一份地圖，按圖索驥，他看過黃大仙、鑽石山的木屋區，也像偵察地形一樣，去過沙田、大鵬灣、調景嶺那些地方；每逢心情愉快的時候，他會往半島酒店，聰明人這些咖啡座行走，那些喫豬腸粉與油炸鬼的處所，也常出現他的影子。計算一下，四個星期當中，「獵人日記」刊載了八次，寄給那家雜誌的文章也登了出來，除了稿費之外，雜誌社還附寄了一封信，雖然只是幾句普遍的恭維話，但對這位初出茅廬的人來說，無疑地發生了強大震撼的力量。

一切都算順暢，田守維唯一感到耿耿於懷的，就是丹佬小馬那件事。雖然小馬拍過胸膛，可是一個月限期將滿，對方的答覆，却是仍舊不着邊際。

這天早上，看完報刊之後，田守維猛地想起，覺得劉小開的事不能再拖延了，尤其不能完全依賴小馬，暗查私訪固然重要，自己這方面，更應該積極一點，雙管齊下，也許更能夠迅速解決問題。

紙和筆都是現成的，他先擬好了一封措詞嚴厲的電報稿子，另外還寫了一封長信，信上的文字比較委婉，情義兼顧，希望小劉火速給他一個答覆。

揣了電報稿和信，因為田守維始終不知道小劉在日本的行踪，他必須先去一次中環，找到小劉寫字間的陳小姐，要她負責把信和電報寄發出



去。為了安全可靠，甚至不惜拉了陳小姐一道，兩人一同去辦好這件事。

的士馳至中環，田守維快步走上了錢莊的二樓，事出意外，棉花小開的寫字間雙扉緊閉，門前貼着一方紅紙，上面寫著「召租」兩個大字。

是驚震，是失望，也是一個雷霆萬鈞的打擊，田守維下樓時，嘴內不停地罵着「混蛋！」

眼前要緊的事，首先需要打聽明白，究竟是關門大吉？還是搬到別的地方去了？他問樓下錢莊裏面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搖頭作答，田守維想到那位陳小姐，他即使關門歇業，那位陳小姐一定還在香港，但是人海茫茫，他又怎樣才能找到這個關鍵性的人物呢？

這一來，田守維自然想起小馬了，如果真的關門大吉，香港政府的工商部門應該知道，先把這一點調查清楚，其餘的事留着以後再說。

他向錢莊借用一次電話，心想小馬一定已經到了九龍旅社。

事情更令田守維感到意外，對方的電話鈴才響，丹佬小馬竟是驚喜交集地大聲喊叫：

「田先生，我們正在找你，快到旅社來，有件重要事要告訴你。」

田守維以為一定是小劉的事，他才詢問對方，小馬却把電話掛上了。反正每天都要到報社去的，於是他又匆匆渡海西去。

他才推開房門，田守維再一次感到意外，房間裏擠滿了人，溫老頭在那裏，小朱也在那裏，這兩個個人很少到報社來，他們正和小馬交頭接耳談論事情。

田守維剛才坐定，作總經理的便發號施令，他說：

「小馬！你去編報寫稿子。小朱！你把昨天晚上發生的事先說一遍，我要聽一聽田老弟的意見。」

小朱還沒有啟口，丹佬小馬搶着說：

「溫大老板，剛才我說的八九不離十，一定是某位舞小姐得罪客人，客人花錢雇了『爛仔』來，目的是要找舞廳搗蛋。」

溫光頭盯了小馬一眼，田守維聽得有些莫名其妙。

小馬走到另一面看稿子去了，這面小朱才接着說下去，他說昨夜晚場才開始，一共來了七八個客人，他們是一夥的，却不坐在一道，一人佔據一張枱子，每人喊了一瓶啤酒，既不叫舞女坐枱，當然也就沒有跳舞，大班跑上去兜攬生意，他們一律置之不理，一瓶啤酒喝了大半夜，將要打烊之前，大家幾聲哈哈便離開了……

小朱還沒有說完，溫光頭岔入問道：

「田老弟！照你看，他們究竟搞的啥仔名堂？」

田守維反應很快，他問他們付了啤酒的錢沒有？

「付了，他們是分開各付各的，而且有人還給了一些小費。」小朱答覆說：「所以我不贊成小馬的話，香港的爛仔，就是上海的流氓，他們既然來搗蛋，怎麼會有這麼文雅？」

田守維邊聽邊點頭，存心搗蛋是事實，但是却又說不出何以搗蛋的原因。

「差館方面打過招呼沒有？也許是禮數不週到，他們故意顯些顏色給老板看。」田守維歪過臉詢問小朱。

這一點小朱最在行，天下烏鴉一般黑，他連連點了三次頭，表示這座廟早已已經燒過香了。

「也許同行是冤家，『萬國』生意太好，因此使得別的舞廳喫醋。」

「附近根本就沒有舞廳。」小朱又一次否定了田守維的看法。

這也不是，那又沒有可能性，三個人垂頭不語，中間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

「那就這樣，」丹佬小馬突然又走回來說：「我們一面向差館拿言語，要求他們保護。同時也找些爛仔和阿飛來，表示我們不在乎，根本不賣這筆帳。」

發號施令的溫光頭，重重揮手止住了小馬的話。

「小馬的話前一半是對的，再向差館燒一炷香，要他們今晚派兩名便衣來，至於雇爛仔和阿飛的話，簡直胡說八道，你要知道我們是做生意，不是爭碼頭動刀子，如果真的打起來，以後的生意就不能做了。」

薑越老越辣，小馬自己也承認說錯了。

「現在就這麼決定。」溫光頭再次發號施令說：「今晚我們要好好防備，看他們究竟還來不來。差館方面，小朱和小馬去辦，一定要豐厚一點，有沒有舞女把客人得罪？也由小朱查明白，我想他們如果今晚不來，就算根本沒有這檔子事，假若再來的話，也就可以找出底細來了。」

溫光頭說完話站起身要走，臨走時又拉住田守維，他說：

「田老弟！一定要把住的地點告訴我，這就是我要請你合夥的原因，你看！小朱小馬都是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貨色，我一定要個諸葛亮，躲在後面替我掌舵。」

說得田守維尷尬極了，他無法再逃避，祇好把小客棧的電話號碼告訴大家，爲了掩耳盜鈴，他還假說朋友家裏沒有電話，這個號碼是借用隔壁一家小旅社的。

小朱和溫光頭走了，田守維才有機會單獨和小馬說話，他先談棉花小開寫字間的情形，然後再問私家偵探的事，這件事關係重大，小馬固然拍過胸口，可是田守維始終不會和對方見過面，也沒有付過手續費，他擔心對方因此辦不起勁，也有幾分懷疑小馬敷衍黃牛。

小馬的態度倒是異常誠懇，他說小劉在香港的情形，早就已經有了下文，生意做得不壞，兩個月之前還買了私家車，因爲小劉人在日本，他在日本究竟幹些什麼？爲何去了一個多月還不肯回來，香港這面無法打聽，不會專門派人到日本去調查，祇能由承辦單位轉托東京的朋友幫忙，因爲至今東京還沒有來信，所以他才無法向田守維交卷。

現在案情雖然大有變化，但是着手的重點仍舊不變，日本方面固然很重要，香港這面也同樣的要緊，寫字間是不是掃地出門？陳小姐是否還留在香港？這兩點需要增加進去，至於怎樣把鈔

票討回來？那是下一步的問題。

重要的困難都在日本，田守維心內雪亮，最好是自己到日本去一次，是死是活，兩人見了面便可以明白，既然自己去不了日本，於是祇好不死的拖下去。

時間的運行不見痕跡，許多事情的發展，却有緩慢與急速不同的差異。第二天上午，田守維特別加快速度，提早將早上的工作做完，棉花小開的事使他耿耿於懷，他預備親自出馬跑一趟香港政府，去到工商部門仔細打聽一下，然後再往小馬他們那裏去，路過七海飯店門首，發現鄰近的一所大建築正在大興土木，有的工人忙着粉刷牆壁，有的正在搬運辦公用的桌椅。

本來這是一種很平常的現象，逃難的人一天天增加，香港的建築業也就發了難民財。田守維原已走過了那幢房子，無意中突地發覺一宗令他驚喜交集的秘密。

一方閃閃發亮的大招牌，長長地豎立在建築物的門後，田守維有心跑回去看了一眼，「中華時報」四個大字，使他興奮而忘形得驚呼了出來。「一定就是汪老師所說的那份報紙」，因爲田守維看得出，招牌上的字是從孫中山先生的墨寶拓印的，但他料想不到，報館的社址，竟也選在高士打道，而且就在自己那家小旅社附近。

過度的興奮，田守維猝然改變了主意，他應該問一問汪老師，問他中華時報的情形，七海飯店就在隔壁，他可以去那裏借用他們的電話。

許多事情就有那樣巧合，汪老師並不是經常到報社去的，這一次不但他在，而且還說正要和

田守維見面。

田守維不知道汪老師需要和自己見面的原因，對方告訴他，說是籌備中華時報的人委託他的，他們看過田守維的文章，認爲文筆和內容都很理想，報紙正在招兵買馬，所以委託汪老師代爲通知，希望田守維能夠和他們作一次談話。

這是喜從天降的好消息，一大叢問題立刻湧了出來。

對方約定什麼時候見面？報紙什麼時候出版？他們說要自己加入工作，究竟自己有沒有這份能力？

汪老師逐一作了答覆，談話的時間約定第二天下午，他們的籌備處，就借用了七海飯店。至於報紙正式出刊的日期，預定爲八月中旬，因爲時間急迫，所以許多工作都在緊鑼密鼓地展開。

汪老師的每一項回答，都使田守維的情緒昇高，他和汪老師電話中約好，第二天下午先在七海飯店碰頭，然後再由老汪陪了他一同前去。想到報館的籌備處就在「七海」，田守維好奇心起，他想報社的人並不認識自己，爲什麼不利用機會，就近多先瞭解他們一些情況。

詢問處的人告訴他籌備處的房號，他剛要跨入電梯，電梯內走出三樓的小茶房，先驚呼一聲，再又把田守維牢牢拉住。

「田先生，我正四處尋你，有你的信留在這裏。」

小茶房帶領他登上三樓，匆匆將信尋出來交給他，兩封信用迴紋針夾在一道，一封是從日本來的航空信，另一封使用七海飯店的信封。航空

信顯然是小劉寫的，他由日本寄回香港的寫字間，大概是陳小姐找不到自己的人，所以她才留下在七海飯店。

因為一個意外又一個意外，看信時，田守維的雙手有些顫抖，小劉的信寫得很长，可是他竟緊張得無法逐字逐句讀下去，雖然這樣，然而田守維仍舊能夠瞭解了重要的幾點，第一是棉花大王在上海被捕了，指名要兒子從日本回去「解決問題」，顯然父親作了八路的肉票，作兒子的不得不身入虎穴從事營救，究竟小劉有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局外人自然無法知道，但是田守維却認清了一點，共產黨是無惡不作無孔不入的強盜，贖回肉票就是要錢，他們以為棉紗是很大的國際貿易，明白說是要小劉拿錢回去贖人。

信的另一部份，寫的也是錢的事，關於田守維那筆債務，小劉寫了許多萬死莫贖的話，他說他不能背信忘義，祇等父親的問題解決，仍舊還要回到香港來，這面的寫字間雖然退了租，但是還有一些等待收回的零星款項，一概交由陳小姐負責辦理，他希望田守維和陳小姐接洽，信上還明白說：他已經另外寫信給陳小姐，要她盡力替他辦好這件事。

這一來，另一封信自然是陳小姐臨時留下的，她的信怎麼說？究竟她能想出多少辦法？因為這是唯一的一線生機，所以拆信時田守維更形緊張。

「田先生：十分抱歉，您很久沒有來公司，我又打聽不出您的住處，劉先生來了信，寫字間奉命結束，所以祇好把他的信留在這兒。請您將

您的住址也留下來，我會到這裏來取。」

兩封信同樣令人失望，小劉的信，雖然辭意還算誠懇，但是田守維只有畫餅充饑的感覺。究竟小劉怎樣對陳小姐說？他們公司又有多少可以收回來的款子？田守維不但毫不知情，而且陳小姐又非常事人，幾個因素加在一道，他就覺得這件事很有些棘手了。

唯一使得田守維忻愉的，棉花小開總算寫了信寄來，陳小姐也能揣了信四處尋找自己，他不是自我陶醉，認為這兩件事證明對方多少還有幾分誠意，雖然望梅難以止渴，但他冷靜地想過幾遍，如果不這麼辦，自己又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這一來，陳小姐成爲涸竭者的梅林了，她在信上未曾留下地址，於是田守維只好留下一封信，把九龍旅社的地址寫在信上。信寫完，親自交給三樓的小茶房，爲了做得穩妥一點，他還特地關照茶房說，如果陳小姐前來拿信的話，要小茶房打電話到九龍旅舍告訴他。

情勢急速變化，田守維已經毋需再到工商局去了，委託私家偵探在日本調查的事，也不必枉費心機多此一舉了，果真有辦法的話，是要轉移目標，改爲調查小劉回到大陸以後的情形，那樣做，一方面關係自身的債務，對於那些豺狼，也可以多一些瞭解。

很快他有了了一個聯想，這是「獵人手記」的好材料，想到寫文章，跟着想起汪老師也許還在九龍旅社，這件事需要向他求救，明天同去中華時報談話的事，尤其應該先有一番準備。

## 九、風與浪

僅只短短一個星期，田守維的一切都有了大變化，最大的變化是他搬出小客棧，住進了跑馬地旁側的一家公寓。公寓修建在馬場附近，視界遼闊，清晨常有馬師們在馬場中策騎馳騁，想到「每因酒醉鞭名馬」的詩句，田守維有時感慨萬千，有時却又躍躍欲試。

離去暗無天日的小客棧，等於踏進了另一個新天地。第二天下午，汪老師陪他前往七海飯店，由中華時報兩位籌備處的人接見。這是一次重要的會晤，他們不但欣賞田守維的作品，同時也很讚佩他對於捕狼大業的許多見解。田守維不是假作姿態，他們邀約他參加工作，他連連婉謝，一方面由於自己至今不能決定去向，如果長遠留在香港，事實上非把老太太接來不可。另一方面，他也懷疑本身的能力，自己祇是一名剛入伍的新兵，怎麼堪以擔任久歷戎行的工作？

反覆研商，報社裏的李老先生要他策劃一個專欄，像「獵人手記」那樣，逐日見報，每篇刊出千把字。這個構想倒很好，田守維本來就不滿意稻草人的身份，如果將「獵人手記」從上海晚報搬過去，豈不是兩全其美？

李老先生負責編務的，他不同意田守維的作法，他很坦白說：首先他不願掠人之美，第二是一張新的報紙出版，頭一天便要面目一新，如果將「獵人手記」搬家，那就犯了兵家之大忌。最後一句話，說得田守維臉都紅了，覺得自己不但不懂辦報，那樣做也使溫光頭難堪。幸虧

汪老師及時解圍，他主張另起爐灶多寫一個，但是取材需要有系統，文字需要尖酸潑辣，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假如專寫他們的人和事，這個專欄乾脆就叫「百丑圖」。至於「獵人手記」，他既不贊成轉移陣地，也不主張停筆不寫，因為捕狼大業是全面的，也是長久性的工作，多一枝筆多一個碉堡，便會多一分火力。

雙方的意見差不多有了結論，當時田守維還感到猶豫，如果同時寫兩個專欄，他得需要多方面尋找材料，住進跑馬地公寓就是由此引起的，李老先生徵求田守維的意見，他說跑馬地有一家公寓，青山翠谷，綠茵如洗，環境十分優美幽靜，報社租了公寓的一層樓，暫時作為同仁宿舍，他勸田守維也搬到那裏去住，不但可以安心寫作，還能夠多和同仁們接觸。

最後的決定令他感到意外和滿足，李老頭先和汪老師商量了一陣，然後再由老汪轉告田守維，報紙下個月創刊，決定延聘他擔任特約撰述的名義，除了論稿計酬之外，每月還奉送兩百元港幣車馬費。「特約撰述」算是客卿的身份，這種報酬雖不優渥，但却禮遇而且誠摯，再一想到世事多變，萬一大局惡化，多少總有了一個進退自如的據點。

田守維欣然應允了，和新創刊的報紙一樣，他正需要一種面目一新的生活，就在談完話的第二天，他便搬進了跑馬地公寓，等到略事安頓之後，這才想起幾天前任汪老師說過的話，他冒冒失失要求兩人住到一處，汪說：「慢慢來」，「將來我們會在一道的」。現在可以證明，自己參加

中華時報的事，不但由於汪一手促成，而且他還關愛備至，關心到了自己的生活起居。這個人不但可以信賴，同時許多方面都值得自己學習。

報社租用公寓的第三層樓，前後左右共有六個房間，田守維自忖不是報社的正式職員，他謙遜地要求佔用其中一間最小的；心想也許有那麼一天，汪老師也會搬進這家公寓來，如果想像成真，那就不祇是兩個老朋友合屋同住，而是許多捕狼的獵人聚集在一道了。

萬事妥當，第三天田守維便開始工作了，工作的內容和程序，仍舊和小客棧那段時候差不多，略有修正之處，祇是搜集資料閱讀書刊的時間加多了一些，同時九龍旅行社也去得少了，要寫的文章也減少了篇數，有時「獵人手記」寫好，乾脆使用快郵寄給小馬，這樣多節省一些時間，「百丑圖」將來可以寫得更精彩一點。

三個星期過去，七月將要完了，李老頭又和他談了一次話，說是印刷的機器已經安裝好了，報紙決定最近出版，為了需要試刊，他要田守維先把寫好的「百丑圖」送去，而且要他參加副刊的編輯會議。

直到這時候才知道，原來擔任副刊主編的就是汪老師，老汪向田守維解釋，因為就心學校不讓他辭職，所以他才秘而不宣，不敢貿然接受主編的職務。現在放了暑假，學校願意放人，於是他們兩個才能真的同在一道了。

跑馬地距離高士打道不遠，田守維興奮地前往報社參加會議，出席會議的人不多，除了李老頭汪主編之外，還有當地的一些文人名士。會議

結束以後，這一次是老汪拉住田守維不放，他悄悄地告訴他，丹佬小馬被一群濫仔打傷了，現在住進了醫院。還有，萬國舞廳也接連遭受麻煩，濫仔們說是要把舞廳炸掉。

田守維輕輕一怔，上次有人找「萬國」的麻煩，許多人都以為是同行們妒嫉，現在小馬挨揍，小馬和「萬國」拉不上多少關係，顯然這種想法有了偏差。

座談會結束之後，李老頭陪着客人參觀報社的印刷設備去了，田守維有意不去，牢牢跟在汪老師身後，想要瞭解這件事的內情。

他們就近便在七海飯店的餐廳坐下，田守維談起，小馬是冤枉的，既然說要把「萬國」炸掉，挨打的應該是小朱和溫光頭，不應該弄錯對象，使得小馬變成了代罪之羊。

餐廳的侍役送上便茶，汪老師呷了茶微笑着說：

「他們一點沒有錯，如果說打錯人的話，濫仔們應該打的是閣下，而不是喫喝玩樂的小馬。」這一說把田守維弄糊塗了，他不懂汪老師的意思，自然更不明白自己會成爲被打的對象。

